

文章编号:1007-2853(2007)05-0032-04

试论莎士比亚传奇剧中的“意象”

郝瑞松

(吉林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吉林 吉林 132022)

摘要: 莎士比亚的戏剧意象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装点,不仅仅是修辞性的,更是意义的载体,是戏剧结构中的一分子。传奇剧中大量出现的意象,在情节的发展中,含义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从而构成了复杂的象征域。笔者所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意象在一起构成了象征,而这些象征对于结构和戏剧意义具有怎样的功能。对于莎士比亚的意象细节,尤其是把意象与戏剧行动、人物、人物的素质、对该素质的提示与戏剧的背景等其他因素放在一起综合研究,才能使语言的暗示力量得以被发现,使一种超乎逻辑、字面和直接意义的潜在含义能够被看到,并对证明这些意象链条在戏剧结构内部的协作关系以及潜在含义的存在。

关键词: 莎士比亚;传奇剧;意象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十七世纪初(1608~1613),莎士比亚进入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时期,作品由悲剧转向传奇剧,作者试图调和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这个时期创作的剧作包括《辛白林》(Cymbeline)、《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暴风雨》(The Tempest)和《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Pericles, Prince of Tyre),除最后一部作者身份难以确定外,前三部戏剧因为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被一些学者统称为“传奇剧”^[1]。传奇剧的共同特征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悲剧情节在其发展进程中突然转向喜剧的结局。

如果斯珀津关于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始至终,部部都有一些起主导作用的意象”的论断^[2],虽然略显夸张,却未必没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中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意象。而正如韦勒克所言,意象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了解一出戏的全部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艾略特称之为“情节与人物之下的模式”^[3]。

在探讨了传奇剧结构的一些特点,传奇剧角色的分类、戏剧功能和在戏剧结构中的作用之后,笔者将对传奇剧中的意象进行分析,并对它们在戏剧结构中的功能做出说明。就像莎士比亚戏剧经常被称为“诗剧”一样,其作品既是“诗歌”也是

“戏剧”。

一、意象的理解

首先,传奇剧的戏剧语言带有诗歌语言的特点,很多段落本来就是诗,那么,“像格律一样,意象是诗歌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4]。对戏剧中意象的分析应当像分析诗歌意象一样细致入微,对意象构成的解释应当是连贯的、有序的;其次,意象是戏剧整体构造的一部分,必须与行动、人物、背景等其他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察,因为毕竟“莎士比亚的意象是和全剧结构发生关系的”^[5]。

《辛白林》一剧中,大量出现了有关衣饰的意象。衣服,本意是一种人类普遍应用的用以遮挡和御寒的物品,其潜在含义则包含很多:礼仪、正派、外表、遮掩、保护等等。意象分析的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词汇的隐喻意义被挖掘出来,并赋予某一段行文超出其字面的意义。

伊摩琴在辛白林王宫中时,经常受到克洛顿的纠缠,这个恶少的厚颜无耻是促使伊摩琴离开宫廷的因素之一,这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在第二幕中,克洛顿对波塞摩斯的污蔑,终于令伊摩琴说出这样一段话来:

他永远不会遭逢灾祸,只有被你提起他的名

收稿日期:2007-06-08

作者简介:郝瑞松(1961-),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化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字才是他最大的不幸。曾经掩复过他的身体的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在我看起来也比你头上的头发更为宝贵,即使每根头发是一个像你一般的人。(第二幕第三场)

伊摩琴把“每根头发”比做一个克洛顿,而几千个克洛顿加在一起都不如波塞摩斯的一件旧衣服。但为什么拿头发和衣服作比?

克洛顿对这个比喻深感侮辱并且不依不饶,在对话中一连重复了几次:

“他的衣服”! 哼,魔鬼……

“他的衣服”!

你侮辱了我:“他的最破旧的的衣服”!(第二幕第三场)

甚至伊摩琴已经下场了,克洛顿仍在嘀咕:

我一定要报复。“他的最破旧的的衣服”! 好。(第二幕第三场)

伊摩琴逃离王宫,克洛顿命仆人取来波塞摩斯的衣服,前去追赶伊摩琴:

……我希望这些衣服快些拿来。她有一次向我说过,——我现在想起了这句话的刻毒,就想从心里把它呕吐出来——她说在她看起来,波塞摩斯的一件衣服,都比我这天生高贵的人物,以及我随身所有的一切美德,更值得她的爱重。我要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奸污她;先当着她的眼前把他杀了,让他看看我的勇敢,那时她就会痛悔从前瞧不起我。……(第三幕第五场)

克洛顿是一个报复心重的人,毫无疑问;而且,克洛顿对伊摩琴言语中所包含的不如波塞摩斯“一件最破旧的的衣服”的引申含义非常敏感——他其实非常清楚自己并不像他所披戴的衣饰那样“天生高贵”,也不具有与衣饰一样光鲜的品德。克洛顿明白自己华丽的衣衫下掩盖着怎样邪恶的居心和无耻的欲望。最古老的伪君子的象征就是一个人乔装下掩盖自己的本质。克洛顿准备穿上波塞摩斯的衣服去杀死他,其实是妄图杀死一个与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外表与本质形成了鲜明对照的象征物;而占有伊摩琴,不是出于意图占有一个现实中的女人,而是对某种他不具备的身份、品质、表里如一的属性的强烈欲望,正如他所言,“我又爱她又恨她。因为她是美貌而高贵的,她娴熟一切宫廷中的礼貌,无论哪一个夫人少女都不及她的优美;……”(第三幕第五场)占有伊摩琴,就是占有他一切所不具备的东西,对她的侵犯和侮辱,则可以让他感到自己凌驾于他

们之上的优越。

克洛顿赶到指定地点,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目的,“波塞摩斯,你的头现在还长在你的肩膀上,一小时之内,他就要掉下来了;……你的衣服要当着她的面前撕成碎片;”(第四幕第一场)但克洛顿遇见的是吉德律斯(伊摩琴失散的哥哥),他对其说道:“你这下贱的贼奴,你不能从我的衣服上认识我吗?”(第四幕第二场)结果两人发生口角,克洛顿被其杀死,砍下了头颅。于是克洛顿成了一具无头的尸首,他的头和头发顺水漂流不知去向,的确没能抵得上所穿的波塞摩斯的旧衣服。

二、意象的含义

意象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反复出现的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时候指代着不同的含义。《辛白林》中,衣服的象征灵活地笼罩了全剧,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和复杂心理,往往通过这一隐喻获得了更传神的表达。

伊摩琴以“衣服”表达她对克洛顿的鄙夷和对波塞摩斯的崇敬,当她以为波塞摩斯在意大利另结新欢时,同样以衣衫隐喻自己的不幸:“哪一个涂脂抹粉的意大利淫妇迷住了他;可怜的我是已经陈旧的了,正像一件不合时式的衣服,挂在墙上都嫌刺目,所以只好把它撕碎;让我也被你们撕得粉碎吧!”(第三幕第四场)波塞摩斯以为伊摩琴不贞,试图以撕碎一件衣服的方式宣泄他的愤怒:“我希望她就在我的眼前,让我把她的肢体一节一节撕得粉碎。……当着她父亲的面前撕随她。”(第二幕第四场)伊摩琴的绝望,“一切美好的外表将被认为是掩饰奸恶的面具”(第三幕第四场)与波塞摩斯的狂暴,“说谎是女人的天性;谄媚也是她的;欺骗也是她的;淫邪和猥亵的思想,都是她的、她的;……”(第二幕第五场)都是针对外貌与内心、表现出的姿态与实质的思想所发。在波塞摩斯眼里,伊摩琴是一个乔装的人,以卓越的姿态掩饰着罪恶的心;在伊摩琴心中,波塞摩斯被“涂脂抹粉”的人吸引,导致她对人性真纯的怀疑和对爱情的绝望。

伊摩琴所遭受的污蔑来自一个包裹着的阴谋:阿埃基摩藏身于一个箱子里进入伊摩琴的卧室,从而得以向波塞摩斯出示伊摩琴失贞的证据。箱子是阿埃基摩的伪饰,是他骗取伊摩琴信任的乔装,是他得以实施阴谋的遮盖。箱子承担了阿

埃基摩的衣饰的功能,而伊摩琴的饰物又使他的诡计得逞:“(自伊摩琴臂上取下手镯)……它是我的;有了这样外表上的证据,一定可以格外增加内心的扰乱,把她的丈夫激怒得发起疯来。”(第二幕第二场)但是,衣物同样保护着主人公免受磨难:伊摩琴的女扮男装使她得以参与到一系列的戏剧行动之中,与哥哥巧遇、与丈夫重逢。

波塞摩斯对吩咐毕萨尼奥杀死伊摩琴万分悔恨,伊摩琴的死促使波塞摩斯希望在战场上交出自己的生命,“我要脱下这些意大利的装束,穿上一身英国农民的衣服……让我使人们知道,在我这卑贱的服装之内,是藏着极大的勇敢的。”(第五幕第一场)他要以“卑贱的服装之内”的勇气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偿付,至少减轻他下令杀死伊摩琴的枪痛。他要以男子汉在战场上赢得的自尊替代爱情的覆灭和“撕碎”伊摩琴的悔恨。波塞摩斯将为了他荣誉的长袍而战——“为了羞辱世间的伪装,我自创先例,让内心的真价胜过外表的寒伦。”(第五幕第一场)衣服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似乎暗示了波塞摩斯潜意识中明白自己对外表与真实的混淆——他曾严厉地否认伊摩琴的内心与外貌同样美好,所以,他要披挂上农人的服装去获得英雄的光荣。第五幕第四场里,波塞摩斯被捕入狱,梦境里亲人的鬼魂和神灵朱庇特出现,预言他将与伊摩琴缔结良缘,醒来后,波塞摩斯对他们的话一点也没有表示惊讶(这表示伊摩琴没死),而是对刊载神喻的宝册出现在枕边大发感慨:

“啊,珍奇的宝册!愿你不要向我们爱好虚华的世人一般,把一件富丽的外服遮挡内衣的鄙陋;愿你的内容也像你的外衣一般美好,不像我们那些朝士们只有一幅空空的架子。……(宝册的内容)仍然是一个梦,否则一定是什么疯子随口吐出,不假思索的狂言;倘不是梦里的鬼话,就是无根的谎语;倘不少毫无意识的乱谈,它的意义也是不可究诘的。”(第五幕第四场)

卷册、朝服、富丽的外服与内容、空架子、内衣的鄙陋之间的对照所指示的,已经不再是辨认一个人外表与本质的艰难,而是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的无奈、怀疑与不甘。对波塞摩斯来说,神的预言虽然出现在眼前,但命运的走向对于当事人来说,却只是空话和“狂言”,只能当作“鬼话”和“谎语”。未来是无解的谜盘,“仍然是一个梦”,其“意义”是讳莫如深、“不可究诘”的。

《辛白林》中,衣饰意象一再出现,所指的意义也一再变化,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象征域。莎士比亚所运用的方法——至少在这些段落体现的几个侧面,显示出作者在意义的阐发过程中,融合了剧中人的行动、素质、对该素质的提示,以及意象和隐喻。“衣饰”暗示了伪善者的乔装,又指代着荣誉的长袍,包裹着阴谋,又保护了主人公,表示了对爱情的绝望,又暗含着对命运的彷徨。莎士比亚在布局戏剧的情节与人物行动时,使与情节相谐调的语言产生了巨大的暗示力量,使一种超乎逻辑、字面和直接意义的潜在含义能够被读者看到;同时,这种多义性的意象体系,与其他的戏剧因素融为一体,使戏剧结构成为真正的有机体,各个部分之间互相促进又难分彼此。

正如海尔曼所说,一切戏剧因素之间在功能上紧密联合——莎士比亚的意象是和全剧结构发生关系的,戏剧动作,剧中人的经历、道具、关于主题的讨论,以及富于象征意义的语言,这样的综合性协作对诗剧来说或许是理想化的情形,而个别戏剧便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一个有机体^[6]。

三、意象的作用

首先,每部剧作中都存在一些主导意象。有时这些意象的分布比较简单,结构比较清晰,如《辛白林》的衣饰意象、《冬天的故事》中的季节意象,有时则比较复杂,例如斯珀津发现《暴风雨》给人的主要感受“并不是由一组可简单归于一类的意象所决定,而是被众多种类的意象所强化的戏剧行动本身及其背景”^[7]。传奇剧中的意象是戏剧表意的一种重要技巧,给予“诗剧”以语言表达上的整体性,其多义性使文学阐释成为可能。意象的潜在意义是变化的、丰富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戏剧中构成了一个或多个象征域。

其次,意象与戏剧整体结构发生关系,与戏剧行动、人物性格、戏剧背景等都有重要的关联。如果上文斯珀津对《暴风雨》含义的描述恰当的话,它至少划分了戏剧构造中的三股不同的因素:行动、背景、意象。它们在戏剧结构中就像有机体的一部分,是戏剧生命得以延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上文分析《辛白林》中的意象,同样是将它们放在戏剧行动和整体意义之中进行考虑的。意象使其其他部分的含义更加明确,它们在戏剧功能上紧密结合,一旦缺少了对意象细节的分析,很多情节设

置(例如波塞波斯的神喻宝册)将仅仅被视为作者的幻想或情节的偶合,是戏剧结构中的装饰品或偶然因素,这显然会导致批评的疏漏。

最后,意象除了在情节和象征系统中发挥作用,对意象含义的逐层深入的分析,必然导致对全剧意义的判断,即若干子隐喻的增量必然推向对作为整体的母隐喻——戏剧主旨的挖掘。同时,一些评论家认为戏剧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对作者心中潜台词的泄漏,完全可以把大量出现的意象综合考虑,推导出莎士比亚的思想和想象力是怎样活动的^[8]。前者我们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分析,后者由于涉及到作者的心理状态,属于创作论乃至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和戏剧结构整体的关系不大,所以不再赘述。

四、结 语

一些研究者对意象批评方法的看法,可以证明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传奇剧的解释比其他方法更能贴近剧作的本义:“近年来对后期剧的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后期剧是童话式的浪漫剧,不能当作现实主义的戏剧,用传统的方法分析人物、结构、主题,而应该把它们当作戏剧诗来看待,从诗歌本身的意象、暗示、象征中寻找

它微妙的实际意义来”^[9]。而本文需要强调的是,对传奇剧意象的微言大义式的阐发,必须放在戏剧结构的整体中,此种方法必须综合考虑到一系列其他戏剧因素的功能,才不致牵强附会、以偏概全,才具有能够贯通剧作全局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威廉·莎士比亚;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I, IV, X)第一版[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2] 张冲. 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语境、互文、多重视域[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3] 张泗洋. 莎士比亚的三重戏剧:研究·演出·教学[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4] 孟宪强. 中国莎士比亚评论[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 [5] 余秋雨. 戏剧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5.
- [6] 安妮特·T·鲁宾斯坦;陈安全等译. 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7] 张可译. 莎士比亚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8] 王维昌. 莎士比亚研究[M].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 [9] 汪耀进. 意象批评[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An attempt to the "Images" of Shakespeare's romantic dramas

HAO Rui-s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Institute of Chemical Technology, Jilin City 132022,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Shakespeare's romantic dramas is not only a poetic ornament or figurative speech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meaning, a part of the drama structure. For the abundant images appearing in romantic dramas, the meanings of them are changeable and are enrich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lots, thus forming a complicated symbolic zon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at images can be grouped to form symbols, and what function they are to the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dramas. As for the details of Shakespeare's images, especially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drama actions, characters, the personalities that characters have, the suggestions of the personalities, the drama backgrounds and so forth, it will lea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verbally suggestive power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potential meaning of the superi-logic, literal and direct significance, and to the proof of the internal coordinating relationships of these drama structure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potential meanings of the links of these images.

Key words: Shakespeare; romantic drama; image